

· 文學研究 ·

景觀再造： 人文賦予與習家池意象的生成及其意蘊*

熊 明

[提 要]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風光秀異,稱習家池。西晉末,山簡鎮襄陽,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其醉酒任誕之事被編成兒歌廣為傳唱,也讓此事成為當時名士風度的鮮活實例。習家池也從習郁單純的養魚之池變為遊宴佳處,且由此與名士風度相聯繫,具有了顯著的人文意蘊。經過唐宋類書的不斷提煉與文人墨客的不斷題詠,“習家池”與“高陽池”、“習池”逐漸脫穎而出,成為一個特殊的事典,被以詩詞為代表的文學作品廣泛使用。在歷代騷人詞客的創造性使用中,作為事典的“習家池”意象的意涵不斷被創新、豐富,完成了由地理景觀到文學景觀的再造。而文學作品之外作為地理存在的習家池,也在這些詩文對“習家池”事典的使用中,實現了地理景觀的再造。

[關鍵詞] 習郁 山簡 習家池 習家池意象

[中圖分類號] I20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2 - 0139 - 12

襄陽習家池,又稱習池、高陽池,在峴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習家池為漢侍中習郁所建,為中國最早的園林建築之一。至西晉永嘉三年(309),山簡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常於此遊宴,而每遊則必大醉而歸,習家池由此聲名傳揚,為世所知。其後唐宋間類書將其簡括為故實,加之文人絡繹不絕的臨池題詠,習家池遂為事典。歷代騷人墨客多見用之,成為詩文中的一個有著獨特意蘊的特殊文學意象。

一、習郁與習家池的造作

習家池是漢侍中習郁所造的私家園池。典籍中最早記錄習家池的當是習鑿齒的《襄陽耆舊記》,今存習鑿齒《襄陽耆舊記》佚文“山簡”條言及習家池,^①云其在“峴山南”,“峴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元和郡縣志》卷二三“山南道·襄州·襄陽縣”：“習郁池縣南十四里。”《太平寰宇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雜傳敘錄、整理與研究”(項目號:20&ZD267)的階段性成果。

記》卷一四五“山南東道四·襄州·襄陽縣”云：“高陽池在縣東南十五里。”

習家池原為魚池，習郁建造此池本為養魚，其後成為遊宴名處：“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酈道元《水經注·沔水》記載頗詳，云：“沔水又東南，徑蔡州……又與襄陽湖水合水上承鴨湖，東南流徑峴山西，又東南流注白馬陂，水又東，入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中起釣台，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於池側，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湫逗引大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二十步，西枕大道，東北二邊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遊宴之名處也。”據酈道元《水經注》，知習家池原本有大小二池，大池長六十步，廣四十步。小池長七十步，廣二十步。大池中有釣台，池北有亭，習郁墓在此。小池在宅南，西枕大道，東北二邊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與大池相比更為精緻，遊宴多在此。後來人乃混大池、小池為一，清傅澤洪《行水金鑑》卷七三“漢水”條“又東南徑蔡洲”云：“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侍中襄陽侯習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池，池中起釣台，東北二邊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遊宴之名處也。”即將大池、小池混而為一。

酈道元《水經注》中的習家池記載，當淵源於習鑿齒《襄陽耆舊記》，《襄陽耆舊記》今存佚文有習郁傳記、山簡傳記，習郁傳記當言及其開鑿習家池事，然今存佚文不載。山簡傳記言及，其一云：“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其二云：“峴山南有習郁大魚池，依范蠡養魚法，當中築一釣臺，將亡，敕其兒曰：‘必葬我近魚池。’”^②習郁於此池，必傾注了大量心血，故其死後也希望葬在魚池邊。其子也尊遺囑，將其安葬在了魚池邊。其墓在大池北，有亭。《太平御覽》卷五五六《禮儀部三十五·葬送四》引《襄陽耆舊記》文云：“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也。郁將亡，敕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為起塚於池之北，去池四十步。”記習郁墓位置甚詳，距池北四十步。

習郁之後，習家池屢有廢興，漸成名勝，且大致保存了其原來的規模形制。明王世貞曾過習家池並有記錄，其云：“余過襄陽城之十餘里，為習家池，不能二畝許，乃是流泉匯而為池耳。前半里許俯大江。”其後按引《水經注》對習家池的描述。^③

習氏乃荊襄世家，興起於習郁。習郁，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三二“習家池”條按云：“郁，後漢人，封襄陽公。即鑿齒之先也。”習鑿齒《襄陽耆舊記》當記其生平事略。今存佚文言及其封襄陽侯事，云：“習郁為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俠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為鹿門山。”蘇嶺山因習郁立蘇嶺祠而改名為鹿門山，《後漢書》卷八三《逸民列傳·龐公傳》“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李注引《襄陽記》（即《襄陽耆舊記》）云：“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④習郁父習融，宛本《說郛》卷五八輯錄《襄陽耆舊傳》，其中“習融”條云：“後漢習融，襄陽人。有德行，不仕。子郁，字文通，為黃門侍郎，封襄陽公。”據習鑿齒《襄陽耆舊記》，習郁，字文通，東漢光武時人。父習融，有德行，不仕。習郁歷官黃門侍郎、侍中、大鴻臚，封襄陽侯。

二、山簡與習家池的人文賦予

習郁建成習家池後，最初為私家園池。世事興替，習家池也逐漸成為公共遊宴之地。而其聲名大噪，則與西晉時的山簡有關。山簡，《晉書》卷四三《山濤傳》附其傳。其云：“簡，字季倫，性溫雅，

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山簡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為青州刺史。征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為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征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山簡在襄陽，由於時局動盪，乃“優遊卒歲，唯酒是耽”，而習家池就成為其優遊常去之地，而每臨習家池，必大醉而歸。《晉書·山簡傳》云：“於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遊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茗芋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⑤

山簡常常於習家池暢飲酣醉，逐漸成為襄陽人盡皆知之事，於是就有了童謠流傳。至東晉習鑿齒撰《襄陽耆舊記》，記載了山簡此事：“山季倫每臨習池，未曾不大醉而還，恒曰：‘我高陽池中也。’襄陽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⑥

劉宋時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又將山簡事載入《任誕》篇第19條，云：“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羅；舉手問葛強，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強是其愛將，并州人也。”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於此引習鑿齒《襄陽耆舊記》（原作《襄陽記》），其云：“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⑦習家池也因山簡稱其為高陽池而多了一個別稱。從《世說新語·任誕》第19條中襄陽小兒所歌之詞，與他書所引習鑿齒《襄陽耆舊記》小兒歌詞，文字頗有出入，《世說新語·任誕》篇所述，或不來源於《襄陽耆舊記》，而別有所本。《世說新語》記魏晉士人言動，入此書者多為一時名士，《世說新語》的載錄及其傳播，又使此事超越了襄陽童謠的傳播範圍，成為士林佳話，而廣為人知。

《世說新語》載錄山簡遊宴於高陽池，常常大醉而歸以及襄陽小兒的童謠歌詠，讓此事成為當時名士風度的鮮活實例。習家池也從習郁單純的養魚之池變為遊宴佳處，並與名士風度相聯繫，具有了人文意蘊。也就是說，習家池人文意蘊的生成，是與山簡息息相關的。在“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的時局中，山簡的優遊與灑脫，為習家池注入了名士風流。而唐宋類書的概括與提煉，則又進一步強化和明確了習家池的這種人文含義。魏晉以降，隨著知識的累積，分類總結知識的類書應時而生。加之魏晉以來，詩文用典風氣的瀰漫，類書編纂一時大興。對社會人文歷史知識事典的總結和凝煉，成為類書的重要功能。

隋末唐初虞世南編《北堂書鈔》，已注意到山簡，取其少年為官事而概括出“山簡少拜”事典，還未注意到更有價值的山簡臨池事。其云：

《晉書》：山簡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補：案，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於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遊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

兒。”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附。（虞世南撰、明陳禹謨補注《北堂書鈔》卷六六《設官部十八·太子舍人一百二十八》“山簡少拜”）

虞世南、陳禹謨皆據《晉書》所載。而同樣是唐初的歐陽詢編纂《藝文類聚》，則敏銳地注意到習家池所包含的歷史事實，在《藝文類聚》卷九《水部下·池》下，將習郁建池、山簡臨池一併摘取出來，其資料來源，乃據習鑿齒《襄陽耆舊記》，其云：

《襄陽記》曰：峴山南習郁大魚池，依范蠡養魚法，種楸、芙蓉、菱芡。山季倫每臨此池，輒大醉而歸。恒曰：“此我高陽池也。”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往，來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水部下·池》）

又於《藝文類聚》卷一九《人部·謳謠》下，亦據習鑿齒《襄陽耆舊記》簡括此事，省去了習郁建池而僅取山簡臨池、醉而兒歌事：

《襄陽耆舊記》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曾不大醉而還，恒曰：“我高陽池中也。”襄陽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九《人部·謳謠》）

自此以降，類書對習郁所開鑿的習家池的概括與凝煉，則多聚焦山簡的臨池和醉酒方面。由唐李瀚撰、宋徐子光注的《蒙求集注》，亦取山簡臨池事，置於卷上，並將其凝煉為“山簡倒載”，與“陳遵投轄”為對舉，聚焦於山簡醉酒後的任誕不拘的形象：

晉山簡，字季倫，司徒濤之子，溫雅有父風。永嘉中，為征南將軍鎮襄陽，四方寇亂，天下分崩，朝野危懼，簡優遊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李瀚撰、徐子光注《蒙求集注》卷上“陳遵投轄山簡倒載”）

從其文可知，《蒙求集注》文當取自房玄齡等所撰《晉書》。而由唐白居易原本、宋孔傳續撰的《白孔六帖》卷一五《酒一》，亦取習家池事，同樣聚焦山簡，而將其凝煉為“高陽”，取山簡醉酒後的任誕不拘形象，其云：“山簡每至高陽習家池，飲酒大醉而歸，人歌曰：山公時一醉，酩酊無所知，日暮倒載歸，倒安白接離。”（白居易原本、孔傳續撰《白孔六帖》卷一五《酒一》“高陽”）

從所歌之詞文字看，白居易所據或是《世說新語·任誕》第19條所記，亦當參考並綜合習鑿齒《襄陽耆舊記》與《晉書》所載。白居易的凝煉應該說是突破性的，以“高陽”概括，不僅有山簡飲酒任誕的含義，還有“池”的背景，初步將習郁建池、山簡臨池與醉酒任誕統一在了一個事典之中。至宋初吳淑撰《事類賦注》，據《世說新語·任誕》19條所記，概括為“倒山公之接離”，其云：《世說》曰：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驄馬，倒著白接離。”（吳淑撰《事類賦》卷一七《飲食部·酒》“倒山公之接離”）

李昉等編纂的《太平御覽》，有七處摘錄習池山簡事，分別見於卷六七《地部三十二·池》、卷一六八《州郡部十四·山南道下·襄州》、卷四六五《人事部·歌》、卷四九七《人事部一百三十八·酩酊醉》、卷五七〇《樂部八·歌一》、卷六八七《服章部四·接離》、卷八四五《飲食部三·酒下》。其中卷六七《地部三十二·池》、卷一六八《州郡部十四·山南道下·襄州》、卷五七〇《樂部八·歌一》據《晉書·山簡傳》，卷四六五《人事部·歌》、卷四九七《人事部一百三十八·酩酊醉》據《襄陽耆舊記》，卷六八七《服章部四·接離》、卷八四五《飲食部三·酒下》據《世說新語》，無論所據何種典籍，《太平御覽》七處所引文字，皆聚焦山簡臨池醉酒這一側面。如卷一六八《州郡部十四·山南道

下·襄州》：“《晉書》曰：山簡，字季倫，嘗鎮襄陽，郡中有高陽池，每臨池，未嘗不大醉而還。人歌之曰：‘山公何所詣，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卷四九七《人事部一百三十八·酣醉》：“《襄陽耆舊記》曰：襄陽城南有池，山季倫每臨此池，未曾不大醉而還，恒曰：‘此我高陽池也。’襄陽城中兒歌之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卷六八七《服章部四·接離》：“《世說》曰：山簡為荊州，時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著白接離。舉首謝葛強，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強是其愛將，并州人也。”《太平御覽》所錄諸條，甚至省去了習家池為習郁所建、為習氏所有的信息，不稱習家池而僅稱高陽池。而以高陽池稱習家池，乃是山簡借酈食其“高陽酒徒”意而對習家池的指稱，此稱始於山簡。由此可見《太平御覽》無論所據是《晉書》，還是《襄陽耆舊記》、《世說新語》，山簡在習家池飲酒任誕這一事實成為事典核心。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九《居處部·園池》，據《襄陽耆舊記》，將習郁建習家池、山簡臨池醉酒事，凝煉為“習家池”，其云：“峴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習家魚池，山簡永嘉三年鎮襄陽，每日遊戲，多在池上，飲輒醉，名之曰高陽池。”（祝穆撰《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九《居處部·園池》“習家池”）同樣是宋代類書的《錦繡萬花谷續集》，在其卷二〇《類姓·山》中，則據《晉書》將其凝煉為“高陽池”，其云：山簡為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每出嬉遊，多之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曰高陽池。童兒歌之，有“日夕倒載歸，倒著白接離”之句。（《錦繡萬花谷續集》卷二〇《類姓·山》“高陽池”）

唐宋類書也有更加簡括將此事凝煉為“習池”者，如《初學記》卷八《州郡部·山南道第七》“習池葛井”、《錦繡萬花谷後集》卷六《襄陽府》“習池”。《初學記》卷八《州郡部·山南道第七》“習池葛井”云：“《襄陽記》曰：峴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習家魚池。”《錦繡萬花谷後集》卷六《襄陽府》“習池”云：“習池，峴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習家魚池。”（《出襄陽記》）二書皆據習鑿齒《襄陽耆舊記》而來。

元明類書多依承前代，而多以“習家池”、“高陽池”為名，如元陰勁弦、陰複春編《韻府群玉》卷二上平聲“高陽池”，云：“山簡每遊習氏池上，置酒輒醉，曰：‘高陽池’。兒童歌曰：‘日夕倒載歸，倒著白接離。’”明陳耀文撰《天中記》卷一〇《池》“高陽池”，云：“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養魚池，邊有高堤，種竹，當中築一釣台，是燕遊名處也。將亡，敕其兒：‘必葬我魚池。’山簡為荊州時，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吾高陽池也。’人為之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當然，唐宋以及元明清類書也還有其他向度的凝煉，如《敦煌類書》錄文篇《語對》〔十二〕“宴樂”下311-12-08“倒載”，其云：“山簡字季倫，河內人也。往峴山南習家池，必醉而歸。童兒歌曰：‘山公往何許？往詣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⑧祝穆撰《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一五《燕飲部·酣飲》“倒著白接離”，謝維新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二三《類姓門》“倒著接離”，謝維新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三四《服飾門·冠》“白接離”等。

唐宋類書將習郁建池、山簡臨池醉酒任誕之事，凝煉為“習家池”或“高陽池”、“習池”，且重心指向山簡，就使單純的園池風景，在名士風度的加持中，有了濃郁的人文意蘊。從山簡臨池、醉酒任誕之事在《襄陽耆舊記》中得到記載開始，經過《水經注》、《世說新語》等的引錄轉述、至唐初《晉

書》的載錄，山簡臨池、任誕風流逐漸成為習家池的核心內涵，唐宋以降，經過不同類書的反復概括、提煉，“習家池”與“高陽池”、“習池”脫穎而出，成為一個特殊的事典，經過類書獨特的敘事取向，事典中名士在亂世中任心自在、放誕不拘的人生態度與處事方式，被突顯出來，成為事典的獨特內涵。同時，習家池也從單純習郁所建的魚池和園林風景，變為具有人文意蘊的“習家池”和“高陽池”、“習池”。

三、作為名勝的習家池及其題詠

習家池在習郁之後，特別是經山簡臨池之後，聲名鵲起。或是在習鑿齒之後，習家池逐漸成為公共園林。慕名而來的遊賞者歷代不絕。而臨池題詠者，往往有之，因而留下了不少題詠之作。

（一）餞別之所：“此地朝來餞行者”

題詠習家池也大致始於唐初。習家池在唐初應當保存了昔日舊貌，是襄陽的風景名勝。唐初杜審言《登襄陽城》，極目所見，特別提到了習家池，其云：“旅客三秋至，層城四望開。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冠蓋非新里，章華即舊台。習池風景異，歸路滿塵埃。”（《全唐詩》卷六二，第732頁）^⑨他所見“習池風景異”，或不甚繁華，秋景蕭瑟，才讓詩人感歎殊異。作為襄州襄陽人的孟浩然，隱居鹿門山，習氏舊宅與習家池應該是他經常光顧的地方，他對習家池是熟悉的，送客遠行，也選在習家池。孟浩然有《高陽池送朱二》詩，其云：

當昔襄陽雄盛時，山公常醉習家池。池邊釣女日相隨，妝成照影競來窺。澄波澹澹芙蓉發，綠岸毵毵楊柳垂。一朝物變人亦非，四面荒涼人徑稀。意氣豪華何處在，空餘草露溼羅衣。此地朝來餞行者，翻向此中牧征馬。征馬分飛日漸斜，見此空為人所嗟。殷勤為訪桃源路，予亦歸來松子家。（《全唐詩》卷一五九，第1630頁）

孟浩然想像昔日習家池的繁華熱鬧，山簡常來、釣女照影，澄波芙蓉、綠岸楊柳。而眼前習家池卻荒涼冷清，行人稀少，冷露濕衣，野草茂盛，可牧征馬。孟浩然如此描寫他眼前的習家池，一方面與送別友人的感傷心情有關，另一方面，也還應是當時習家池本來的模樣，看來，初唐時習家池是襄陽遊賞之地，但卻缺少經營打理，頗為荒疏。

孟浩然送別友人在習池上，宋人羅季能也曾在習池送客並有送別詩，其友人李曾伯作和詩《和羅季能上已習池送客》，云：“一雨洗紅蕖，春深晝欲眠。綠潭波滉漾，紫陌騎聯翩。楔事懷觴豆，官身苦檻圈。只今王逸少，重見習池邊。”（《全宋詩》卷三二四五，第38710頁）^⑩羅季能是在深春送別友人，習池水綠波蕩漾，花徑幽深，眾人騎馬而來，一路馬蹄留香。看來，習家池適合送別。習家池也逐漸成為詩文中送別的典型場景意象，明代吳寬送別友人，分題賦詩，作《分題習家池送侯僉憲》：“遭時為漢官，佐憲遊楚地。偶過習家池，還詢山公事。遺音有歌童，倒載亡歸騎。後世愧高情，徒然效沈醉。”^⑪

（二）悠遊之地：“愛此不能去”

作為公共遊賞之地，騷人墨客過襄陽，往往會來此盤桓流連。唐代詩人皮日休曾於習家池休憩悠遊，他晨起漫步池邊，有感而作《習池晨起》，云：“清曙蕭森載酒來，涼風相引繞亭台。數聲翡翠背人去，一番芙蓉含日開。芰葉深深埋釣艇，魚兒漾漾逐流杯。竹屏風下登山屐，十宿高陽忘卻迴。”（《全唐詩》卷六一三，第7116頁）清新的早晨，涼風習習，飛鳥時鳴，芙蓉新開，芰葉蓬勃將釣艇掩蔽，水中游魚自由自在，在竹樹掩映中拾級而上，愜意萬分，不願離開。皮日休所見習池，似乎只有清幽，沒有荒涼。唐代詩人賈島經襄陽，也曾到習家池一遊，其《行次漢上》云：“習家池沼草萋

萋，嵐樹光中信馬蹄。漢主廟前湘水碧，一聲風角夕陽低。”（《全唐詩》卷五七四，第 6693 頁）賈島所見習家池當與孟浩然所見不異，也注意到了習家池的草木繁茂，與孟浩然送別的感受不同，而與皮日休相似，賈島看到的習家池，也是清幽和怡人的，夕陽下風角中，信馬穿行在斑駁光影的高樹與長草之間，十分愜意。

北宋曾鞏多次遊覽習家池，有《高陽池》詩云：“我亦愛池上，眼明見清漪。二年始再往，一杯未嘗持。”（《全宋詩》卷四五八，第 5562 頁）並曾邀約朋友一起遊習家池，《高郵逢人約襄陽之遊》云：“一川風月高郵夜，玉塵清談畫鷁舟。未把迂疏笑山簡，更須同上習池遊。”（《全宋詩》卷四六一，第 5593 頁）而彭汝礪對習家池也情有獨鍾，三年內曾十次前往習家池遊賞，即其《和執中遊山四詩·高陽池》所謂“三年南雍居，十至高陽池。”（《全宋詩》卷八九四，第 10452 頁）由於經常到習家池流連，習家池的魚與鳥都成了故人。又作《高陽池》詩云：“駕言之石城，爰至高陽池。是時春始和，池水生渺瀰。徒能躊躇顧，不及酩酊歸。令人憶山翁，倒著白接羅。”（《全宋詩》卷八九五，第 10476 頁）曾鞏、彭汝礪所見習家池，池水渺瀰，清漪蕩漾，青蓮婆娑，魚鳥相與，風景清麗宜人。曾鞏、彭汝礪身處習家池所見如此，李廌於峴山遠望習家池，亦風光旖旎，其《習家池詩》云：“言登峴椒亭，南望高陽池。習君漢徹侯，種魚千石陂。川光涵翠阜，倒影媚清漪……”（《全宋詩》卷一二〇一，第 13578~13579 頁）

習家池在明清時期總體上應該得到了很好的修繕和保護，風景秀逸，王世貞《過習家池亭》就說“習家千古亭”，並稱“勝地真堪醉”，“婆婆欲小住”。^⑫前來遊賞者往往沉醉風景，多有題詠。如薛瑄《遊習家池》詩就細緻描繪了其所見習池風光：“谷口一徑入，蒼山四邊開。中有習池水，水碧無纖埃。泉源初噴薄，交流遂潏洄。飛鳥鏡中度，行雲天外來。微風一蕩拂，林影久徘徊。寒光空心性，俯玩何悠哉。愛此不能去，載歌寫中懷。”^⑬薛瑄所見習池，池水清碧，泉源不絕，飛鳥行雲，清風浮漾，林影婆娑。明人孫承恩與朋友同遊習家池，一次寫下《同襄陽守張士弘過習家池》六首詩歌，稱習家池是“千古昔人行樂地”，其一云：“襄陽傳得謫仙歌，江水無情落逝波。千古昔人行樂地，誰知今日我來過。”^⑭此詩首句提到的“襄陽傳得謫仙歌”，指李白所作《襄陽曲》四首，至今流傳。

明清時期的習家池周邊也應不再荒蕪而無人居，園池與田舍相接。邊貢《習池》詩云：“習家池上草萋萋，流水成渠稻作畦。山簡不來遊客散，居人猶唱白銅鞮。”^⑮邊貢所見習家池，芳草萋萋，而流出的池水，成了周邊稻田的水源。人們對習家池熟悉而親切，知曉其典故，還會吟唱當年的童謠。尹台《習家池》詩云：“習氏池猶在，山公駕豈來。豪賢空往舊，耕種已亭台。曲檻鳴泉落，危梁迭石摧。尋幽聊駐馬，暝色下蒼苔。”^⑯

（三）思古之藉：“尚想山翁醉”

對於前來習家池的遊人而言，習家池往往又不僅僅只是一處風景名勝，因山簡臨池，醉酒任誕留下的名士風流，或是最吸引文人墨客光顧流連的真正原因所在。宋人陳長方、韓滉、宋庠就直稱習家池為“山簡習池”，陳長方有《山簡習池》詩，韓滉有《山簡習池遊詩》，宋庠有《遊山簡習池》詩，如宋庠詩云：“昔日白接羅，時時詣諸習。累榭今已頽，清池尚堪挹。遙源乳竇響，敗防流沙急。況復蘭蕙時，幽香遠相襲。”（《全宋詩》卷一八八，第 2159 頁）因而當他們徜徉在習家池畔的時候，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山簡，都會因此而生思古之興歎，如明人杭淮《襄陽習池》詩云：“青山愛峴首，春風還習池。尚想山翁醉，唯餘羊子碑。岩花落冉冉，江柳垂絲絲。亭台斜日畔，今古一長諮。”^⑰“今古一長諮”是來此的人們普遍的感懷。而曾鞏《高陽池》詩，全詩實際上是在今昔對比、自我與山簡的對比中，完成了一次借山簡事的自我審視：“山公昔在郡，日醉高陽池。歸時誇酩酊，更問并州兒。

我亦愛池上，眼明見清漪。二年始再往，一杯未嘗持。念豈公事衆，又非筋力衰。局束避世網，低回紆塵羈，獨慚曠達意，竊祿誠已卑。”（《全宋詩》卷四五八，第 5562 頁）李廌亦然，在遠望習家池風景之後，也在追懷山簡任誕風流中油然而生無限感歎：“伊昔典午世，山公已遊嬉。子孫安在哉，獨樂寧可期。蕭蕭宰上木，長風蕩餘悲。”（《全宋詩》卷一二〇一，第 13579 頁）

山簡任誕風流實際上成了後來習家池的靈魂，人們來遊習家池，在自然風景的賞玩中，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山簡醉習池的風流往事。如明人陸深《習池》詩所謂“勝事傳千古”的山簡風流，^⑧正是習家池的魅力所在。正因為如此，許多來遊的詩人，甚至對習家池的自然風景視而不見，獨詠山簡風流。如宋人韓澆《山簡習池遊詩》：“拍手兒童笑，山公倒接羅。舉鞭無限意，今古少人知。”（《全宋詩》卷二七六六，第 32689 頁）明人王世貞《習家池》詩云：“從他金兜鍪，不博白接羅。季龍渡洛水，奪汝習家池。”^⑨而唐人胡曾與宋人陳長方則直接臨池懷古，胡曾《高陽池》詩云：“古人未遇即銜杯，所貴愁腸得酒開。何事山公持玉節，夜閑深入醉鄉來。”（《全唐詩》卷六四七，第 7427 頁）陳長方詩云：“夷甫清言百不知，山公日醉習家池。晉朝將相元如此，石勒劉淵自奮飛。”（《全宋詩》卷一九八四，第 22252 頁）

當然，也還是有緬懷習家池的開鑿者習郁其人者。如李廌《習池詩》：“陳迹相推今古同，池邊倚杖送歸鴻。童山尚接千巖秀，穉樹猶傳萬壑風。春意物情迷野興，水光天影共青空。雍門有淚應承睫，繞墓行吟弔習公。”（《全宋詩》卷一二〇三，第 13625 頁）另外，李白開元中遊襄陽，寫下《襄陽曲四首》，其中第二首、第四首寫到山簡與習家池，其二云：“山公醉酒時，酩酊襄陽下。頭上白接羅，倒著還騎馬。”第四首云：“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公欲上馬，笑殺襄陽兒。”（《全唐詩》卷二九，第 422 頁）皆不寫具體的習家池風景，無論是山簡，還是習家池，都只是他詩中寄寓情感的意象而已。

總之，無論世變時移，無論興廢遷替，作為襄陽名勝的習家池，總有人於此流連徘徊，賞景思古，低吟淺唱，留下許多題詠之作。而他們在此留下的行跡與題詠，又成為習家池的人文風景，成為習家池內涵的一部分。這些題詠之作特別是早期作品，在某種程度上也對習家池人文意蘊的形成具有凝煉作用。

四、事典的運用與習家池意象的生成及其意蘊

唐宋以降，習家池不僅是作為名勝之地，吸引人們前來遊賞，“習家池”與“高陽池”、“習池”，在類書的提煉與文人墨客的題詠中，逐漸成為園池與任誕風流的典型事典，常出現在詩詞等文學作品中。作為事典的“習家池”或“高陽池”、“習池”，也因此成為詩文中一個特殊的文學意象。考察歷代詩文中的“習家池”事典運用，大致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結構性事典、地理性事典、人文性事典。由此而生成的習家池意象，也大致分為三種，表達或呈現出十分豐富多樣的文學意蘊。

（一）結構性事典

歷代詩文中對作為事典的“習家池”或“高陽池”、“習池”的運用，有很大一部分是單純出於詩文中對仗或對偶、駢語上下聯對稱的需要，我們將習家池事典的這種用法稱為結構性事典。如杜甫《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其一：“峽內歸田客，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峽險風煙僻，天寒橘柚垂。築場看斂積，一學楚人為。”（《全唐詩》卷二二九，第 2503 頁）“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為對句，下聯“習家池”典與上聯“戴安道”典構成前後句的對仗結構，皆非實指。又如唐人高瑾《晦日重宴》詩云：“忽聞鶯響谷，於此命相知。正開彭澤酒，來向高陽池。柳葉風前弱，梅花

影處危。賞洽林亭晚，落照下參差。”（《全唐詩》卷七二，第 789 頁）詩中“正開彭澤酒，來向高陽池。”為對句，上下兩聯用典，下聯“習家池”典與上聯“彭澤酒”典構成工整的前後對仗。無論是“彭澤酒”，還是“高陽池”，皆非實指，主要在於詩中上下兩聯中的事典對稱。再如宋楊萬里《辛亥元日送章德茂自建康移帥江陵》：“極知借寇未多時，道是征黃有近期。不割半青江令宅，卻飛大白習家池。湖山解語雲來暮，淮水無情也去思，莫近鄉關動歸興，輕黃一點上雙眉。”（《全宋詩》卷二三〇四，第 26490~26491 頁）

“習家池”或“高陽池”、“習池”的此種用典方式，在歷代詩文中極夥。如宋人李彌遜《池上對月》：“卷蘆吹散一空雲，天面明金掛側盆。竹柏疎陰浮藻荇，山河清影落乾坤。習家池上酒初漉，越女溪邊花正繁。我醉欲眠歸未得，紛紛身外不須論。”（《全宋詩》卷一七一四，第 19306 頁）宋人陳造《贈陳錢二別乘》三首其三：“小築縈人夢，詩翁況舊期。定攜桃葉女，猶羨習家池。鶯燕聽歌慣，風煙取醉宜。餞春餘幾日，一笑更容遲。”（《全宋詩》卷二四三一，第 28097 頁）如明人陸深《秋懷十二首》其一：“景物逢秋老更成，峽猿何必斷腸聲。習家池上歌如沸，庾亮樓頭月正明。萬里山川催木葉，五更鐘鼓動江城。當年與賜金莖露，夢斷空瞻白玉京。”^②明人劉嵩《感興次劉以和二首》其二云：“溪上偶尋楊子宅，雨中還過習家池。那無勝地堪攜酒，喜有同宗足詠詩。江草青青愁遠別，林花寂寂笑歸遲。白鷗自是忘機物，莫遣南鄰野叟知。”^③明人童冀《寄襄陽李仲訓廣文》云：“劉郎新自渚宮還，每說襄陽李謫仙。夜月醉傾千日酒，春風爛寫五雲箋。習家池上閑調馬，漢女江邊誤喚船。白首何由一傾蓋，暮雲春樹思年年。”^④

在這種作為律句結構性事典運用的語境中，“習家池”或“高陽池”、“習池”當然因典故本身的意涵，在詩中與對句事典的意涵共同成為詩中獨特的意象存在，實際上也給全詩增添了特殊意蘊，杜甫《從驛次草堂複至東屯茅屋》中的“戴安道”與“習家池”二典，不僅詩此對句形成工穩的對仗，其間也因事典的本意，使所謂的“尋”與“向”有了某種高情逸致。高瑾《晦日重宴》中“彭澤酒”與“習家池”二典的對舉運用，使全詩有了一種怡然世外的高蹈與風流情韻。

另外，“習家池”或“高陽池”、“習池”這種在詩文中結構性的事典用例，還有一種特殊形態，試看梅堯臣《送梁學士知襄州》詩，其云：“騎吹荊州去，喬林漢水前。鄉亭逢故老，牛酒問高年。翠巘臨關路，黃柑逐賈船。習家池館在，賓從與留連。”（《全宋詩》卷二五七，第 3196 頁）顯然，詩中“習家池館在”句中的“習家池”，既是在用典，同時也有實指襄陽的“習家池”，想像梁學士未來在襄陽賓從勝遊習家池的情形。這裡的“習家池”，實際既是抽象的，也是現實的，有著襄陽地理標誌的意涵。唐李頎《送郝判官》詩：“楚城木葉落，夏口青山遍。鴻雁向南時，君乘使者傳。楓林帶水驛，夜火明山縣。千里送行人，蔡州如眼見。江連清漢東逶迤，遙望荆雲相蔽虧。應問襄陽舊風俗，為余騎馬習家池。”（《全唐詩》卷一三三，第 1356 頁）詩中末句中的“習家池”，亦有此種意涵。

宋人彭汝礪似乎尤喜習家池事典，其詩中多次使用，且多屬這種結構性事典。《得至郢州寄知郡朝議》詩云：“襄陽曾賦贈行詩，邂逅扁舟得所期。勝跡好尋梅福宅，真遊稍記習家池。郢中白雪今誰和，漢上仙槎恰是時。冰酒直須多準備，寄聲先報主人知。”（《全宋詩》卷八九七，第 10494 頁）《送周朝議赴郢又一首》詩云：“驅馬悠悠何所之，峴山南去習家池。蓮花可愛肌如雪，鷗鳥何為鬢亦絲。一葉林頭秋到處，片雲溪上雨來時。公方紫綬金章貴，可要山公白接離。”（《全宋詩》卷八九八，第 10508 頁）《粹老召飲滕王閣遂過徐亭泛舟戲呈粹老》詩云：“溪山高下綠參差，終日清風慰所思。何不並攜安石妓，卻須一過習家池。桐孫轉影隨朱檻，蓮子吹香入酒卮。曉色江湖秋更好，微雲恰值雨來時。”（《全宋詩》卷九〇〇，第 10543 頁）

(二)地理性事典

由於習家池的家喻戶曉,作為事典在詩文中的使用,“習家池”或“高陽池”、“習池”也常常用來類比其他園池,將那些普通或不為人知的園池與習家池做類比,使人可以利用習家池的知識記憶,生發出對這些園池的想像,從而獲得對這些園池的形象感知,我們將習家池事典的此類用法稱為地理性事典。宋人戴敏《後浦園廬》詩就十分典型,其云:“卜築成佳致,幽棲樂聖時。何如謝公墅,略似習家池。地暖梅開早,天寒酒熟遲。催租人去後,續得夜來詩。”(《全宋詩》卷二三五八,第27068頁)戴敏修築“後浦園廬”成,以此詩為記。他將“後浦園廬”與歷史上的“謝公墅”與“習家池”作比較,認為後浦園廬似乎與謝家的別墅有些差距,但與習家池相近。這樣,基於人們對習家池事典及習家池的熟悉,也因此對這座新建成的園林有了一個初步印象。

地理性事典的類比性質是明顯的,在類比中突顯他池。此種方式使用習家池事典的詩文,歷代亦數量眾多。又如宋人傅察《吏隱亭會集》詩云:“招攜共到習家池,雲水為裳芰制衣。魚戲輕舡浮枕簟,鷗隨落日下汀磯。岸巾已得杯中趣,橫吹如從天外飛。野性每來應未厭,驪駒寧復賦言歸。”(《全宋詩》卷一七二七,第19450頁)以習家池比其會集之處的“隱亭”。所以,“招攜共到習家池,雲水為裳芰制衣”起句之後,都是對隱亭的描寫。宋葉夢得《偶至劉少師園二首》其一云:“葉底黃鸝一再鳴,故知久住識人情。習家池館元無禁,應笑山公自懶行。”(《全宋詩》卷一四〇六,第16192頁)詩中“習家池館”無意是指“劉少師園”。明人杭淮詩云:“習家池館多風景,有客來歌冰雪天。棋局酒杯殊不惡,疏梅寒竹更相鮮。病嗟筋力驅馳後,興落江湖笑語邊。賴有高情不相訝,燈前還寄白雲篇。”^②詩中以“陳氏園亭”比於“習家池館”。明人謝榛詩云:“共醉芳園倒接羅,古來詞客幾心知。黃塵滿眼吾惆悵,白髮交情此別離。蟋蟀夜寒揚子宅,芙蓉秋老習家池。玉衡西轉燕歌罷,猶自持觴問後期。”^③詩中以“楊氏園亭”比於“習家池館”。

在歷代詩文中,使用“習家池”或“高陽池”、“習池”事典時,有時雖未明確類比,而據前後詩意,顯然有所特指。如宋人葛勝仲《次韻陸崑老祠部見寄五首》其一:“山城岑寂偶分麾,聊欲藏癘一再期。豈有聲華如所譽,得非朋舊猥相欺。久欽黃髮嘉猷壯,初喜青天宿霧披。尚恨忽忽還執別,不容重醉習家池。”(《全宋詩》卷一三六六,第15665頁)詩中“習家池”,當指陸崑曾經的宴遊之地。又如明人胡應麟詩云:“斗酒逢君白接羅,談天長醉習家池。猶聞碣石千人廢,不見靈光一老遺。蕙畹蘭皋斜日外,竹枝桃葉暮雲時。他年渤海詞名盛,十五寧論作賦遲。”^④“斗酒逢君白接羅,談天長醉習家池”句用習家池典,特別強調與劉仲修曾經於某處宴遊極樂的美好時光,“習家池”也應當是一個未曾言明的特殊之地。

在將習家池作為地理性事典的用例中,還有特殊的一類,即在類比中更有稱美之意。如楊萬里《臨賀別駕李子西同年寄五字詩以杜句君隨丞相後為韻予走筆和以謝焉》五首其二:“老拙誰肯伴,束書自相隨。此外無長物,猶有一鷗夷。小醉即孤詠,自遣不要奇。西湖妙天下,未羨習家池。”(《全宋詩》卷二二九六,第26369頁)以在對比中誇耀西湖,有了西湖,就不用羨慕習家池了。宋人文彥博也將其春遊之地“雁鵲陂”與習家池進行對比,在對比中認為有了“雁鵲陂”,也不用“不羨習家池”。其《春遊》詩云:“紫燕動光輝,春遊雁鵲陂。鶴天方爛熳,鴻蓋任追隨。促席開瑤瑟,當歌泛羽卮。言歸將薄暮,不羨習家池。”(《全宋詩》卷二七三,第3485頁)又如宋人余靖《齋中芍藥與千葉御米花對發招伯恭飲》詩云:“嶺南卉木少珍奇,且喜逢春具數枝。百祿大來惟酒美,一年全盛是花時。芳心未吐蜂先到,秀色如凝露暗滋。猶倚欄干忍虛過,可能垂顧習家池。”(《全宋詩》卷二二八,第1672頁)余靖為招“伯恭”來飲,把自家庭院比作習家池,有誇耀自家庭院之意。

(三)人文性事典

如前文言,在“習家池”或“高陽池”、“習池”事典中,山簡臨池與任誕風流是其核心內涵。因而後世詩文在使用“習家池”事典時,山簡臨池、醉酒任誕以及由此昇華出的名士風流與在艱難處境中優遊自處的生命形態,可簡括為“山簡風懷”——成為經常的意義取向。我們不妨將詩文中“習家池”事典這一層面的用法稱為人文性事典。如秦觀《燕觴亭》云:“碧流如鏡羽觴飛,夏木陰陰五月時。清渭日長遊女困,武陵春去落花遲。玉笙吹罷觥籌錯,蜜炬燒殘簪珥遺。吳越風流公第一,未輸山簡習家池。”(《全宋詩》卷一〇六〇,第12108頁)“吳越風流公第一,未輸山簡習家池”句,認為“燕觴亭”所承載的“風流”,絲毫不輸習家池。秦觀使用“習家池”事典,正是指向在其所蘊含的山簡風懷。又如宋人李廌《呂顏野飲醉中寄五絕句次其韻》五首第四:“手持金盞灑斜暉,目送歸鴻萬里飛。還似習家池上日,醉中倒載接羅歸。”(《全宋詩》卷一二〇三,第13633頁)元人沈夢麟詩云:“習家池上風流在,千古山公今有孫。長年賣藥舊館市,有時載酒烏程村。秋風橘子垂丹井,春雨杏花開古園。誰謂交遊輕市道,老夫曾與宋清論。”^②將醫隱山伯英呼為山公之孫,以其有山簡風懷也。而如孫觀《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三首其二,則以“淒涼今夜月,空照習家池”,表達友人已逝,風流不在的哀悼。其詩云:“蕭散烏藤杖,風流白接離。分茵前席滿,載酒後車隨。食鼎羅千指,歌鐘擁十眉。淒涼今夜月,空照習家池。”^③

有些詩文還直接描繪山簡臨池之事,表達對山簡風懷的追慕。如明人李夢陽《白銅鞮》詩云:“誰家池,高陽池,日暮歸,倒接羅,醉如泥,汝為誰,拍手歌,襄陽兒。”^④金人李俊民更是以“習家池”為題,以詩書寫山簡風懷:“日日山公載酒過,醒時常少醉時多。兒童拍手闌街笑,驚破滄浪一曲歌。”^⑤又如明人胡奎《襄陽童兒歌》:“高陽池水綠如苔,日日襄陽太守來。倒著接羅扶上馬,日斜乘醉看花回。”^⑥清人湯右曾《習家池》亦歌山簡風懷,其云:“賢達不買名,況乃盡醉時。山翁坐鎮日,酩酊何所為。舉鞭問愛將,拍手笑童兒。風流徑千載,流詠高陽池。”^⑦可見山簡風懷,是習家池事典中最讓人流連的意蘊,讓歷代騷人墨客歌之不絕,詠之不絕。

“習家池”或“高陽池”、“習池”事典在歷代詩詞等文學作品中被經常使用,以上三種類別的區分只是為了辨析的需要,實際上,騷人詞客在使用習家池事典時,或者說習家池事典在詩文中呈現出的意涵,往往不是如此單一,而是多層次的疊加,具有多義性。如前文言及李白的《襄陽曲》四首等詠史懷古之作,其意涵所指,也多指向山簡風懷,此不贅述。

綜言之,習家池的開鑿與成為名勝,與習郁有關、與山簡有關,與習鑿齒將其寫入《襄陽耆舊記》有關,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習家池也在唐宋類書的不斷提煉與文人墨客的不斷題詠中凝固為一個具有特殊意蘊的事典,被歷代騷人詞客引入自己的詩文中,成為一個有著獨特意蘊的文學意象。在歷代騷人詞客的創造性使用中,作為事典的“習家池”意象的意涵不斷被創新、豐富,完成了由地理景觀到文學景觀的再造。而文學作品之外作為地理存在的習家池,也在這些詩文對“習家池”事典的使用中,人文內涵得到不斷涵養和充實,人文意蘊得到不斷累積和豐富,也實現了地理景觀的再造。作為襄陽名勝的習家池與文學作品中作為文學意象的“習家池”交相輝映,也成為傳統文化中的一道獨特景觀。

①②④⑥熊明輯校:《漢魏六朝雜傳集》,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642~1645頁;第1641頁、1643頁;

第1604~1605頁;第1642頁。

③王世貞撰:《弇州四部稿》卷一六三《說部·宛委餘

編》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1冊上～下，台灣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97頁。以下引用四庫全書，均為此版本。

⑤房玄齡等：《晉書》卷四三《山濤傳》附《山簡傳》，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229～1230頁。

⑦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37頁。

⑧王三慶編：《敦煌類書》錄文篇《語對》〔十二〕“宴樂”311-12-08條，上冊，台灣高雄：台灣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369頁。

⑨本文所引唐代詩人詩作，皆據彭定求等編、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為方便，隨文僅注卷數、頁碼。

⑩本文所引宋人詩作，皆據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傅璿琮等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為方便，隨文僅注卷數、頁碼。

⑪吳寬撰：《家藏集》卷九《分題習家池送侯僉憲》，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5冊，第65頁上。

⑫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三二《過習家池亭》，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9冊，第408頁上～下。

⑬薛瑄撰，張鼎編：《敬軒文集》卷一《遊習家池》，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3冊，第43頁下。

⑭孫承恩撰：《文簡集》卷二五《同襄陽守張士弘過習家池》六首其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1冊，第319頁上。

⑮邊貢撰：《華泉集》卷七《習池》，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4冊，第155頁上。

⑯尹台撰：《洞麓堂集》卷七《習家池》，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7冊，第593頁下。

⑰杭淮撰：《雙溪集》卷四《襄陽習池》，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6冊，第267頁下。

⑱陸深撰：《儼山續集》卷三《習池》，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8冊，第673頁上。

⑲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二〇《習家池》，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2冊，第263頁下。

⑳陸深撰：《儼山集》卷一一《秋懷十二首》其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8冊，第67頁下～68頁上。

㉑劉嵩撰：《槎翁詩集》卷五《感興次劉以和二首》其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7冊，第417頁上。

㉒童冀撰：《尚綱齋集》卷三《寄襄陽李仲訓廣文》，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9冊，第621頁下～622頁上。

㉓杭淮撰：《雙溪集》卷八《臘月秦鳳山呂思泉招遊陳氏園亭時以體疲天晚違此雅集明日思泉詩至追想和答》，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6冊，第304頁下。

㉔謝榛撰：《四溟集》卷六《秋夜李隆仲楊虛卿查性甫宗子相四吏部錢予楊氏園亭》，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9冊，第715頁上。

㉕胡應麟撰：《少室山房集》卷六六《挽劉仲修觀察》，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0冊，第491頁上。

㉖沈夢麟撰：《花溪集》卷三《贈醫隱山伯英》，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1冊，第85頁上～下。

㉗孫觀撰：《鴻慶居士集》卷七《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三首其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5冊，第74頁上。

㉘李夢陽撰：《空同集》卷七雜調曲《白銅鞮》，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2冊，第51頁下。

㉙李俊民撰：《莊靖集》卷六《習家池》，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0冊，第604頁上。

㉚胡奎撰：《斗南老人集》卷五《襄陽童兒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26頁上。

㉛湯右曾撰：《懷清堂集》卷六《習家池》，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5冊，第487頁上。

作者簡介：熊明，中國海洋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青島 266100

[責任編輯 桑海]